

Marriage

Thomas Kwan

Tojo.hk@gmail.com

母氏係在人类初期运行得很成功，而母氏係仍在现代的一些族群中流行。为什么大部分族群会变成父氏为主呢？

此演变源自男性与生俱来之占有慾与强大男性首领随着社会阶层形成而出现。首领将自己的性伴侣长期据为己有。一男多女的稳定关系在上层社会开始流。并为各阶层所模仿。尝试转换伴侣的女性受到既属男性，以及此风範推崇者的谴责，贞操道德概念成为推广此风尚之最影响深远的工具。

封建保守女性道德观的日渐扩大造成女性独立生存能力急剧下降。被抛弃之女性下场悲惨，形成严重社会问题。为解决之问题，有约束力之婚姻开始出现，女性生存得到保障，社会因而趋于稳定，此行之有效的制度延续至今，一直保持其神圣之法律地位，在维系家庭单位为主的社会架构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一夫多妻的制度亦因女权抬头而在大多社会中被换成一夫一妻。离婚主动权亦不是男性专利。女性在离婚后的保障亦大大增加。离婚对男性的代价往往是所有资产的一半，大量财富积累的今天，经济因素往往是男性考虑离婚因素的重中之重。

难以统计经济因素保住了多少婚姻，或延长了多少婚姻，甚至直接地创造了多少结婚和离婚。姑勿论如何，离婚率在近代不断地快速提高。

从宏观角度，我们可以笼统，甚至不负责任地归究于社会的快速转变。从微观的角度，可以更负责任和科学地分析其现象之源起。

女性地位之提高，离婚可由女方提出。妻子再不一定是千依百顺，冲突增多，可以直接导致离婚。

物质条件之提高，婚姻生活对感情浪漫需求的提高，与生活只为糊口养儿的时代，是级数式的难度提高。与此应对之方法为自由恋爱。相对盲婚哑嫁，自由恋爱成之婚姻理应更有感情基础。

然而，现代仍有许多，感情不悦而引至的离婚。

既然婚姻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产物，其出现，蜕变，甚至消失亦将会随文化改变，进步而出现。更正确地说，人类的男女两性关系为适应人类文明进步而进代。如果一纸婚书的法律约束是唯一支点，此种两性关系的消失一点也不不足为奇。

事实上，此关系正在消失。

越来越多的离婚足以证明婚姻关系的终生牢固已名存实亡。以承诺编织的浪漫安抚不了现代的不甘寂寞，神圣宗教憧憬敌不过物质的贪婪，传统的道德观绑不住现代自由的萧洒。

另一种的关系，名为稳定伴侣正在兴起。男女朋友维持长久的关系，甚至生儿育女。名人不乏新鲜出炉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西方全民选举的侧面，应该让道德观相对保守的东方瞅见人类道德风俗正处于一个新的进化里程碑。

传统婚姻在文化急剧变化的今天，和长久同居相比，确实有划时代的缺陷。

一般离婚财产分配处理导致许多渴望离婚的婚姻。特别是富豪们。如果你很有钱，你会担心你的另一半只冲着你的钱而来，你害怕吗？就算你俩最终厮守终生，偶然的危机感，会不会给纯真的浪漫暗地里蒙上一层灰尘。反之男女朋友的阶段可以真正地纯正，纯真一辈子有什么不好呢？

可能你会问，没有法律保护，男朋友不要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等同，无财产的丈夫要和结发妻子离婚。现代的社会，女性地位已大大提高，社会基本保障已经可以保证离婚弱势方的生存。这方面的社会进步让最初原始社会建立婚姻制度的最重要目的显得画蛇添足了。

然而，此一风俗经过千百年考验之后已经成为金科玉律，人生必然之必然。再没有人追究其目的。社会的大小事情均为此必然而设。如惹你没有跟随此必然，必与既定社会格格不入，此乃文化。一个到了年纪而不行此必然者，必视之为怪物，管你人生是同性恋，双性人，必须扮演指定角色。此乃风俗。

根据风俗，婚姻就是人生的一个新阶段，你可能以欣喜迎接，又或待以希冀，又或急不及待？甚至惶惶不安？如临一场考试。假如我永不合格？如果我永远升不了级？如果别人都看贬我.....

以物竞天择的观念，或以人类渺小的可窥视将来的框架作限制，我们的生物进化已经停顿，取而代之的是文化进化。随着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也相应地变化。

由环境（包括人类自身社会环境）的改变如一片片飘下的黄叶，在池塘中央泛起一串涟漪，不缓不急推向社会的各个阶层，以至每个个体。

然而，每个个体处于不同位置，敏感各异，有着微妙的滞后差异。

微妙的差异，往往是生物淘汰赛中的决定性因素，要知道，我和我的基因只差 1%，或更少？

我偶然会纳闷，为什么巨角驯鹿会长出如此无实用价值的巨角，正如，为什么，现在的女孩子，喜欢那些体积过大的伴侣，而不是象我这种袖珍而灵活的型号？

体形越大，武力越强，女性之生存依重。

那是过去的事实。不知道女性此种偏好到底透过何因素形成？基因进化，文化传统，或潮流时尚主导而形成？姑勿论如何，社会环境的改变，让此偏好之目的荡然无存！然而，偏好仍是偏好，会持续一段时间，长短或许因个体而异，又因个体思想受各种因素影响之比例而异。

异，乃人生之意义！从生物角度看，个体差异乃物种进化机制的基本。社会角度看，人各有异，各施所能，各尽其职，社会才可分阶层。个人来看，若人人都一样，怎样才能感觉骄傲，何须努力向前？何须奋斗？

何须奋斗？人生太累了，城市太紧张了，我们的进化也该停止吧？我不知道该或是不该，也不知道是否已停。但大家都应该知道社会在变，环境也在变！

那么，假如我是一头雌驯鹿，或者是个女人，我应该怎样选择？我如果有洞察雄性眼光，又有明了社会环境实况的能力。我应该以适者生存的宗旨，找一个最有权势财力的伴侣，又或应该尊重我的天性，听从肉体基因对异性的判断，又或跟随文化，传统，时尚？

我不知道。我想，你也不知道。应该说，我们根本不应回答如此极端的问题。人类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各种因素不可量化，任何答案不可能是一个矢量。如果如此重要的问题，答案不是各人各有特色地富艺术性，人，只是简单机械。

然而，如此极端的问题可以让我们思考自己的底线，或灵活程度，给答案划个范围。笔者身在何处？北不过漠河，南尽天涯海角，东不至倭寇，西不及天竺。何处？十之八九，神州大地。

非洲草原上万马奔驰，并不是每头牛羚都知道迁徙的目的，但都可以跟随大队，完成壮举——如果幸运的话。

大部分的牛羚都是幸运儿，它们无需作任何选择，只需放开四蹄，跟上大队就行了，要知道，人挣扎着思考去选择，是多么的痛苦，

假如有那么一头睿智的牛羚，看到大队正朝着误差奔驰，它应否大声呼叫，向同伴解释，又或者从千骑中挤出去，独自上路？

睿智的它，要用多少唇舌才能向同伴说清？它会不会在挤出大队之前，已经被乱蹄踩扁？离开了大队，它还可以活着去到水草之地吗？

到底，孤独寂地咀嚼着青草，还是默默地，随同伴走向沙漠不归的寂静，如果我是牛羚，如果我聪明的牛羚，多少的智慧才可作出聪明的选择？